



世界都市漫步 —— 建筑文化

STROLL IN TH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 ARCHITECTURAL CULTURE

欧洲部分

EUROPE

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
ISTANBUL ANKARA

曹炜 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文化, 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曹炜编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8

(世界都市漫步)

ISBN 7-5426-2378-8

I.建... II.曹... III. ①建筑艺术—研究—伊斯

坦布尔 ②建筑艺术—研究—安卡拉 IV.TU-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1315号

世界都市漫步—建筑文化：伊斯坦布尔、安卡拉

著 者 / 曹 炜

责任编辑 / 鲁继德

美术编辑 / 鲁继德

监 制 / 林信忠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7

印 数 / 1-5000

ISBN 7-5426-2378-8

G·799 定价: 40.00 元



曹炜

1959年上海生
日本RIA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上海总代表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1993年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造景学硕士研究生修了
1994年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学博士修了
1994年东京艺术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学博士修了
1999年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学博士修了
2003年东京工业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学博士修了

主要作品

上海北外滩城市形态设计
上海虹口体育场设计
上海市美术馆新馆改扩建室内设计
2010上海世博会场址规划

所属学会

日本建筑学会
北欧建筑设计师协会
日本室内设计学会
日本民族文化史学会

出版

RIA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作品集I 人民美术出版社
RIA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作品集II 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日居住文化 同济大学出版社
《开埠后的上海住宅》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世界都市漫步——建筑文化系列图书

现已出版：

- 1 · 《伦敦 巴黎》
- 2 · 《悉尼 墨尔本 布里斯班》
- 3 · 《罗马 佛罗伦萨 威尼斯 米兰 那不勒斯 西西里》
- 4 · 《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
- 5 · 《开罗 卢克索 阿斯旺》

即将推出：

《多伦多 温哥华》

制 作/日本(株)RIA都市建筑设计研究所上海分公司
(曹 炜、励 真、晏 婧)

地 址/上海延安西路777号裕丰国际大厦703室

电 话/021-6248-9511

传 真/021-6226-9943

E-mail/riash@public1.sta.net.cn



STROLL IN THE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 ARCHITECTURAL CULTURE

世界都市漫步

建筑文化

欧洲部分

EUROPE

伊斯坦布尔 安卡拉 ISTANBUL ANKARA



曹 炜 编著

 上海三联书店

前言

土耳其建筑与古罗马建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了解土耳其的历史建筑，还得从罗马帝国的迁都说起。

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的西部已经逐渐衰落，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农业发生了危机，一些文明程度很低的民族又不断入侵。于是，君士坦丁皇帝便于330年把帝国的首都迁到东方，黑海的口上，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古希腊的殖民城拜占庭，在那里建立了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罗马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现今意大利和它以西的部分为西罗马，首都在罗马城；以东部分为东罗马，首都在君士坦丁堡。西罗马以拉丁语系为主，多务农。东罗马以希腊语系为主，手工业和商业发达。公元479年，西罗马被一些落后民族灭亡。随后，基督教也发生了分裂，西罗马的称天主教，东罗马的称正教，各有教廷教宗。东罗马在11世纪后逐渐凋敝，1453年被土耳其人灭亡。以后的史家称东罗马帝国为拜占庭帝国。

公元4世纪至11世纪是拜占庭最繁荣的时期。它靠的是小亚细亚、叙利亚、黑海沿岸和埃及的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与东方如波斯、阿尔美尼亚直至印度和中国进行贸易。这些地区的古老文明在交流中达到了一个新的辉煌的高潮，并且在西罗马残破衰落的时候，保存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拜占庭的建筑和艺术在这时期里大踏步地创新，硕果累累。

最能够体现拜占庭建筑艺术的是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穹顶直径33米，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大穹顶之一。圣索菲亚大教堂在建筑历史中的意义在于，它创造了以帆拱上的穹顶为中心的复杂的拱券结构平衡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支持下的集中式开放型空间。这种形制对以后的欧洲建筑甚至东方建筑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它滋生出来的大穹顶在许多城市里都构成了天际线的中心。

不过，圣索菲亚大教堂并不是拜占庭式正教教堂的典型。典型的拜占庭式教堂的平面为等臂十字形，臂不长，伸出大致等于宽度或者略小于宽度。正中覆盖着一个穹顶，四臂或者是筒形拱，或者各有一个穹顶。有时候，四角补齐外廓，成了“九宫格”的形式，常是中央和四角覆穹顶而十字臂只覆筒形拱。这种等臂十字形的形制称为“希腊十字”式，因为拜占庭属希腊语区，而且拜占庭文化中保留了比较多的希腊文化遗产。希腊十字式教堂流行于除叙利亚之外的拜占庭帝国各地，包括巴尔干和小亚细亚，还延伸到阿尔美尼亚和俄罗斯等正教国家。阿拉伯人占领了西亚之后，通过伊斯兰教的传播，这种建筑又成为北非、伊朗、中亚等地礼拜堂的常用形制。

另一方面，拜占庭文化所保存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对西欧文艺复兴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从6世纪起，这种拜占庭式的穹顶覆盖下的集中式希腊十字形制也被西欧的教堂采用，不过翻译成古典柱式的语言。后来，经过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穹顶又从教堂移植到大型公共建筑，再远渡重洋，传



到美洲。19世纪欧美的城市里，几乎都有一两个穹顶点缀着天际线，成为城市建筑艺术的明珠。

公元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这座基督教的大城，并在此定都，易名伊斯坦布尔（意为伊斯兰之城）。这里原来的中心地带仅存几座行政官邸与民房。市中心则移到了金角湾一侧，靠近布拉谢尔内宫。人群主要集中在海岸一带和宗教中心圣索菲亚大教堂。整个半岛中心的居民都走空了，君士坦丁堡也不超过10万人，而一个世纪以前，这里却有80万居民。14世纪时，竞技场、大宫殿、凯旋门和教堂的一部分成了一片废墟。

15至17世纪奥斯曼人在这片废墟中建起了新的建筑，使这座城中之城获得了新生。损毁最严重的教堂被拆除，以便在上建造新的圣殿，其他的只简单地转为清真寺使用。拜占庭的废墟为重建工程提供了建筑材料，原来的皇宫道路也被土耳其人利用起来。君士坦丁堡被征服之前，整个城市尤其是西部都被教堂和老宫殿的废墟包围着。清真寺和巴耶塞特的建筑在辛贝尔克塔斯公共集会广场整齐地排列着。新建筑的风格与拜占庭建筑的冲突不大，也基本上没有改变君士坦丁堡建筑的东方风格，只有清真寺的尖塔在默默地提醒人们这里已经改朝换代了。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广场与大街上开始出现市集，伊斯坦布尔又恢复了以前的繁华，随着大批突厥和高加索的移民迁入城市，伊斯坦布尔呈现出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大融合的局面，幸运地又再次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首府，这一次，帝国的疆土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阿尔及利亚，从地中海群岛延伸到里海。苏莱曼大帝统治时期，对伊斯坦布尔进行大规模的重建，此时出现了大批著名的伊斯兰建筑如苏莱曼清真寺、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等。同时，如古城墙、城市引水工程、地下储水宫等大批古建筑也得以修复，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人们在索菲亚大教堂四角上各加建了一座瘦高的尖塔，它们使大教堂的外形完整了，也减轻了它的臃肿笨拙。土耳其人就这样简单地继承了拜占庭的建筑遗产。

土耳其人长期以小亚细亚为根据地。小亚细亚一向是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那里的建筑传统也比较杂乱。11至13世纪，叙利亚和高加索的伊斯兰建筑对小亚细亚的建筑影响很大，后来又受到了波斯的影响，但更强大的影响则来自拜占庭深厚的建筑传统。

它的世俗建筑很发达，水平也很高。其中最典型的是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宫。这是一个大的建筑群，先后造成，因此布局比较凌乱，但工艺极其精致，尤其是1578年重建的穆拉德三世的豪华卧室和后宫的一些房子，满墙螺钿、宝石的镶嵌和硬木雕刻，散发出土耳其宫廷生活慵懒的奢靡气息。

如果说奥斯曼帝国的政府机构把自己的印记刻进了托普卡珀宫的墙里，那么其国教伊斯兰教则在拥有刺破城市天际的光塔的、数目繁多的清真寺中找到了表达自我的方式。伊斯坦布尔城中的清真寺数量庞大，任何想数清他们的想法纯属枉然，新的清真寺一直在建造，不管它有没有建筑特色。



早期的土耳其清真寺是古波斯厅方式的，大殿被柱网划分为正方形的小间，逐间用穹顶覆盖。14世纪中叶，发展了波斯和中亚的十字形空间集中式清真寺，用穹顶覆盖。不过，后面的一间拱顶大厅逐渐变宽变大，直到和中央方形大厅完全一样，合成一个矩形大厅，而且后来的厅方也覆盖穹顶，于是矩形大厅中两个穹顶前后而立。奥斯曼王朝建立以后，因中央集权大帝国的政治需要，在政教合一体制下，清真寺需要更多纪念性，更宏伟、更庄严，于是，早期传统被抛弃了，更多地继承了拜占廷的大帝国建筑传统。宫廷、大清真寺大多为纪念君王的伟大成就而建造，而形制、结构则几乎完全模仿索菲亚大教堂。汲取了索菲亚大教堂的经验，内部空间和外部体形都显得更为简洁和舒展，由于在四角造了高塔，也使整体更为丰富和灵动。

奥斯曼土耳其建筑的巅峰出现在16世纪中叶，苏莱曼二世在位时期，代表性作品有伊斯坦布尔的赛沙德清真寺、苏莱曼清真寺和稍晚一点的苏丹艾哈麦德清真寺，它们的形制都仿自索菲亚大教堂，雄伟壮丽，不过赛沙德清真寺和苏丹艾哈麦德清真寺的结构体系和形式之间的关系更清晰。层层叠加的券、拱和圆顶的组合在不同位置划出美丽的半弧，且富于变化。圆顶与拱并非伊斯兰建筑的发明，却由清真寺赋予了极大的发展和变化。圆顶几乎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清真寺的标志，从印度、中亚、伊朗、两河、土耳其、埃及，直至西班牙，遍及甚广。苏丹艾哈麦德清真寺的穹顶直径22米，顶点高43米，规模不小。外面有6个光塔，参差排列，显得很活泼。它们和清真寺主体庞大的体量对比，减轻了它封闭的沉重感。

土耳其清真寺的另一大特点在于内部装饰。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始见于古兰经，而穆斯林神学家则进一步认为表现活物是对神的创造者的特权的侵犯。从10世纪起，逊尼派和什叶派神学家都谴责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在宗教建筑物上塑造或描绘人和动物。禁止对人和动物的造型表现，主要在宗教美术中被严格遵守；在世俗艺术和作为书籍插图的微型画中并不执行这一禁止；在日常生活用品的装饰中，如陶瓷、金工器和纺织品，也允许人和动物形象的使用。总之，这种禁止并没有法律效力，可以按照情况加以解释。例如在伊朗，有牢固的民族绘画传统，甚至还有宗教题材的具象绘画。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此禁较严。20世纪初，伊斯兰教鉴于现代生活趋势，调整了对图像的态度，正式宣布只禁止绘制圣像和偶像。这种禁止人物和动物形象的主要后果，是遏制了宗教具象图形艺术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又促进了抽象化的装饰纹样在教会建筑及有关美术装饰中的广泛运用和发展。由此，伊斯兰建筑装饰中形成了一种被称为阿拉伯纹样的图案装饰体系。它大量使用几何纹、植物纹、文字纹等可以无限连续的纹样，形成变化无穷、色彩华丽、光影变幻的装饰效果。高度发挥图案的象征性和装饰性，成为清真寺内部装饰的一大特色。



西风东渐，随着西欧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18世纪下半叶的苏丹们，特别是赛利姆三世对法国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伊斯兰建筑师们受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影响，兴建了一批西式建筑，如托普卡帕宫的部分群楼、多尔马巴赫切宫等。当时的清真寺、宫殿和喷泉装修中出现了富于幻想的、扭曲变形的巴洛克式前楣和繁复交织的洛可可纹样。伊斯坦布尔这座古老的都城终于在18世纪中叶欧洲文化的影响下，萌发了新芽。

经历了拜占庭时代、奥斯曼时代的土耳其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的地位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承罗马艺术之前，启文艺复兴之后”想必是不错的，就像土耳其的版图那样，横跨在东方和西方之间，搭起一座伟大的桥梁。



伊斯坦布尔

8

旧城

9

圣索菲亚大教堂

10-20

苏丹艾哈迈德三世泉

21

君士坦丁旧宫

22-23

托普卡珀宫

24-51

彩砖阁

52-53

叶尔巴坦宫

54-55

考古博物馆

56-57

古东方博物馆

58-59

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

60-69

地毯博物馆

70-71

竞技场广场

72-77

镶嵌画博物馆

78-79

土耳其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80-81

大篷市场

82-83

埃及香料市场

84-87

金角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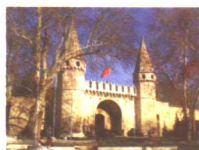
89

新清真寺

90-93

苏丹巴耶塞特清真寺

94-95



160-161

162-163

164-167

168-177

178-183

184-185

186-189

爱琴海沿岸

艾索斯

特洛伊

以弗所

希拉波利斯

迪迪玛

阿弗罗狄西亚

190-191

192-195

196-199

200-201

安卡拉

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

阿塔图尔克纪念馆

考伊特佩清真寺

苏丹穆罕默德清真寺

98-101

苏莱曼清真寺

102-105

鲁斯坦帕夏清真寺

106-107

卡里耶博物馆

108-109

特奥朵斯二世城墙

110-113

博斯普鲁斯海峡及沿岸

115

博斯普鲁斯海峡

116-117

博斯普鲁斯大桥

118-119

多尔马巴赫切宫

120-124

多尔马巴赫切清真寺

125

海事博物馆

126-127

奥塔柯伊

128

厄于普区

129

厄于普清真寺

130-131

新城

133

加拉他塔

134-135

贝约卢

136-145

塔克西姆

146-149

阿里萨米恩球场

150-151

军事博物馆

152-155

街边掠影

156-159



202-203

安纳托利亚中部

204-207

安纳托利亚中部

208-211

孔亚

212-221

卡帕多西亚

2-5

前言

6-7

目录

8-159

伊斯坦布尔

160-189

爱琴海沿岸

190-201

安卡拉

202-221

安纳托利亚中部

222-223

后记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

伊斯坦布尔是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和最大的海港、商业中心和文化中心。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省，濒临博斯普鲁斯海峡。

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600多年以前。它先后是罗马、拜占廷、奥斯曼三大帝国的首都，长期作为小亚细亚的政治和宗教中心。伊城在地理上联结着亚、欧两大洲，亦是“丝绸之路”亚洲部分的终点，它与欧亚大陆政治、宗教和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东西方文化、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这里交汇、渗透。城内保存的古迹颇多：君士坦丁时代的古竞技场、圣索非亚大教堂；奥斯曼时代的托普卡珀宫、苏莱曼尼清真寺等一批建筑杰作。其中许多对欧洲和亚洲的建筑产生过重大影响。



旧城

OLD CITY



曾经是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首都的伊斯坦布尔，今日则充斥着令人惊奇的遗产。小亚细亚，尤其是安纳托利亚高原从史前到今日一直是文明交汇合流的焦点，丰富的文化资产似乎取之不绝。伊斯坦布尔最精华的地方就属旧城了，处处展现各方文化融合及盛世的景象。

圣索菲亚大教堂
苏丹艾哈麦德三世泉
君士坦丁旧宫
托普卡珀宫
彩砖阁
叶尔巴坦宫
考古博物馆

10-20
21
22-23
24-51
52-53
54-55
56-57

古东方博物馆
苏丹艾哈麦德清真寺
地毯博物馆
竞技场广场
镶嵌画博物馆
土耳其与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大蓬市场
埃及香料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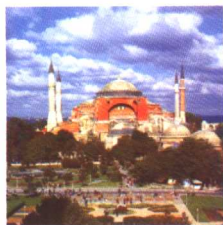
58-59
60-69
70-71
72-77
78-79
80-81
82-83
84-87

Aya Sof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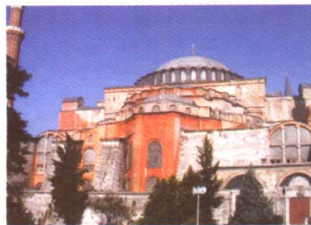
圣索菲亚大教堂

圣索菲亚大教堂，不仅是伊斯坦布尔的最重要的拜占庭建筑、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建筑之一。在查士丁尼统治期间的536年落成的这座教堂实际上是同一地址上的第三座教堂，它是当时的建筑奇迹。第一座教堂由君士坦丁之子Constantinus兴建，于404年被完全烧毁，而第二座由Theodosius兴建的教堂，在532年的平民暴动中被付诸一炬。现存的圣索菲亚大教堂高56米，东西长32米，南北长32米。它创造了以帆拱上的穹顶为中心的复杂的拱券结构平衡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支持下的集中式开放型空间。这个型制对以后欧洲建筑甚至东方建筑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它滋生出来的大穹顶在许多城市里都构成了天际线的中心。





公元520—532年，城乡平民发生了暴动，在君士坦丁堡，他们焚毁了元老院、公共浴场、大柱廊、皇宫的一部分以及整个索菲亚大教堂。暴动被平息之后，查士丁尼立即着手重建君士坦丁堡，不但更豪华地用大理石恢复了被破坏的建筑，还增建了许多公共建筑，其中有罗马式的输水渠和地下贮水库，后者的华丽程度不亚于地面的公共建筑。他的皇宫集富丽与奢侈之大成，墙壁和地板全用大理石铺面，天花板上布满色彩明艳的绘画，画的是他的功绩。宫廷史官普罗可比乌斯（Procopius，约490—562）说他用建筑“以欢快的心情赐予自己神明一般神圣的帝王荣誉”。在这次重建工程中，最重要的是索菲亚大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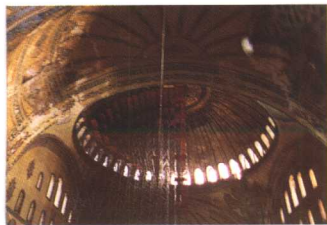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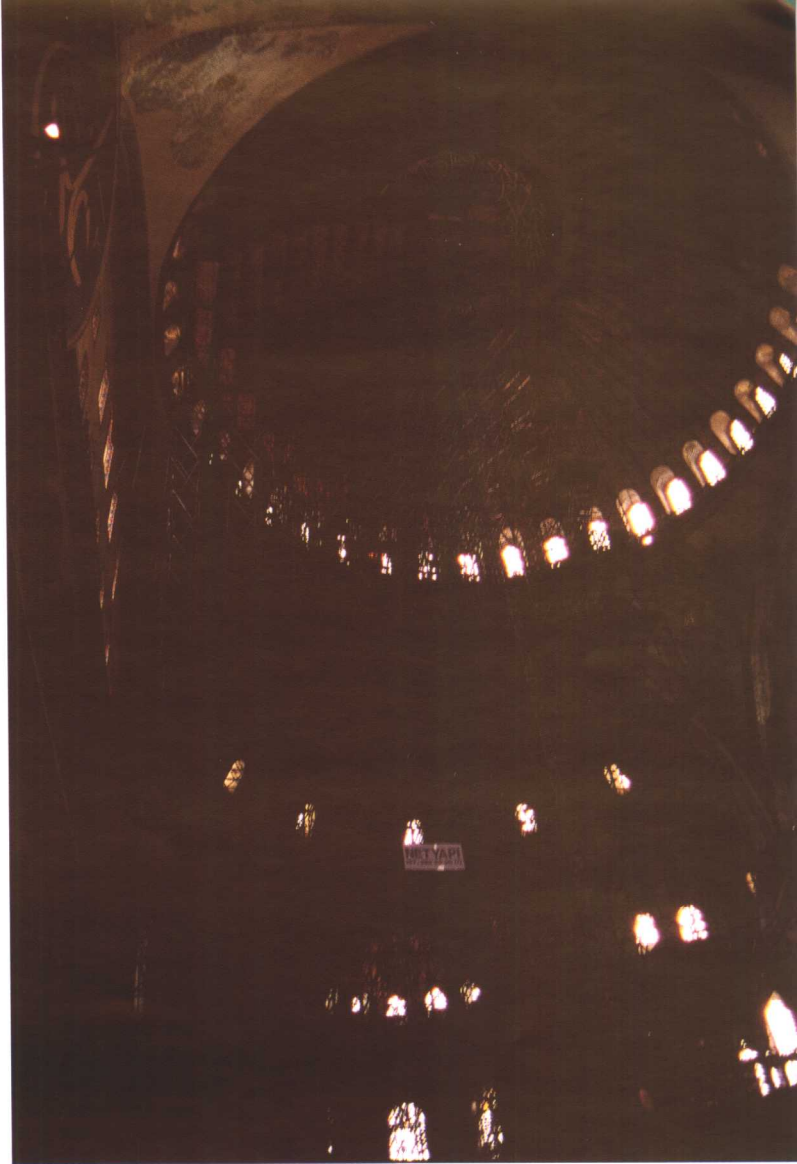


修建索菲亚大教堂动用了1万名工匠，耗资折合14.5万千克黄金，用尽了国库的资产。所用的十几种不同质地和颜色的大理石分别来自十几个地区；大量金、银、象牙、宝石装饰内部，各省长官奉命献上最珍贵的古物陈设在大教堂里。整个工程进度很快，只用了五年零十个月便竣工了。公元537年12月26日，查士丁尼大帝和大主教率领一支庄严的队伍举行落成典礼。查士丁尼走进金碧辉煌的大堂，独自走上讲台，举起双臂，高呼道：“荣耀归于上帝，他教导我完成如此伟大的工程！哦！所罗门王呀，我已经胜过你了！”



平民暴动平息之后40天，查士丁尼大帝就着手重建索菲亚大教堂，献给上帝的“圣智”或“创造性的道”（Hagia Sophia，并不是献给名叫索菲亚的圣徒）。查士丁尼从小亚细亚召来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安泰米乌斯（Anthemius）（右图）和伊西多尔（Isidore）来设计，并负责建筑工程。查士丁尼除了国务之外，把大量时间用于学习，他是法学家、神学家、哲学家、诗人和音乐家，还努力成为一个建筑师。他亲自参与大教堂的设计。新的大教堂没有恢复巴西利卡的形制，它采用了大穹顶覆盖下的集中式和复杂的拱券平衡体系相结合的形制。因为巴西利卡形制的外部艺术形式缺乏纪念性，而新的大教堂应该是查士丁尼繁荣时代的纪念碑。





圣索菲亚大教堂的中央穹顶直径33米，虽然比罗马万神庙的小了10米，但仍然是世界上少数大穹顶之一。它顶点高约60米，高于万神庙。穹顶的结构是用40个肋架券再加蹼板，很轻。在肋架券之间、蹼板的根部开窗子，一圈40个，使穹顶仿佛飘浮在空中。宫廷史官普洛柯比乌斯描写道：“它是一项令人羡慕、令人震惊的工程……似乎不是置于底下的石造结构之上，而像是吊在悬挂在天空高处的一条金练上。”从窗子散射进来的光线，照得大堂朦朦胧胧，造成了一种缥缈的幻觉。前后左右延伸出去的空间，越远越暗，仿佛没有尽头，更渲染出浓浓的神秘气氛。普洛柯比乌斯写道：“当你走进这幢建筑物去祈祷时，你会觉得这项工程不是人力造成的……腾向天空的灵魂会体味到上帝就在你身边的感觉，而且你会相信上帝也喜欢这个不同寻常的家。”

